故人故事

无名草

（梦想日进斗才的山姑娘）

章海霞

无名草是我二姐的网名。确实，她的为人就像她的网名一样谦逊、低调。以至于，资助了一对孤儿多年，却很少有人知晓。

其实，二姐是有资格张扬、高调的。从小，她就是亲戚、邻居眼里的“出客囡”，长得眉如青黛，目如黑杏，那粉白的脸蛋儿，嫩得能掐出水来。长得好看不算，而且特别乖巧懂事，知书达理，小小年纪，就在村里赢得了好口碑，堪称同龄人中的佼佼者。我的堂哥堂嫂们，特别偏爱她，我若与二姐发生什么争执，他们肯定认为是我蛮不讲理。对二姐，他们有怜香惜玉的侠骨柔肠。

二姐的善良与责任心是与生俱来的。听母亲说，她三岁的时候，就能坐在小椅子上抱住几个月的我，好让母亲腾出手来驱赶蚊帐里的蚊子。母亲去镇上赶集，她会负责带我玩，而且会悄悄吩咐小朋友，不要向我打听我们的母亲去哪了，不然会勾起我思母的悲伤，要哭鼻子的。

五六岁时跟着二姐去割草，割了一满篮，我当然是提不动的，一路上二姐奋力提着。好不容易到家门口了，我抢着要去提篮子，当时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，谁提篮子进家门，这篮草就是谁割的，我很想得到爸爸妈妈的表扬。二姐紧紧地护着篮子，不让给我，她也希望做爸爸妈妈的好孩子。但是，她从没为了抢夺这个“荣誉”动手打我或者推倒我。

大我六岁的大姐不喜欢带着我玩，我跟着她的时候，她就拿小石子扔我，我无可奈何，后来再也不跟着她了。二姐十一二岁开始，也不喜欢带着我玩了，但是她从不拿小石子扔我，只是态度很坚决。然后，我就拿捏她的“软肋”：二姐好整洁，什么东西都摆放得有条不紊，父母给我们各分配了一个抽屉，我的与她的相邻，她的抽屉里整整齐齐摆放着她年年评上“三好生”奖励来的铅笔盒、写字本。我就“威吓”她，不带我玩就回家弄乱她的抽屉。这让二姐很抓狂，后来她给抽屉上锁了，但我还是有办法，先抽掉自己的抽屉，然后伸进小胳膊穿到她的抽屉里胡乱一阵扒拉。无可奈何的二姐只好带着我。长大后，她的朋友也都成了我的朋友。

成年后的二姐一直很瘦弱，159厘米的身高，42公斤左右的体重。与我站一起，常被误以为她是我的妹妹。但是，这只是表象。她骨子里的“大姐大”风范，让她一直无意识地要照顾比她长得高、长得壮实的妹妹。前年的秋天，我俩一起去朋友的山上摘柿子，爬山的时候她不时地回头关照我要看着脚下的路，别被乱石、树桩绊倒。这情形，就像回到了小时候，我还是她的跟屁虫。采摘了柿子后，她抢着扛那袋重很多的柿子，让我拎轻点的那袋。到家后，又互换了，她只要了小量的那袋。

二姐现在是一所中学的高级教师，担任班主任多年。我不知道她对学生们有多好，只晓得每年的教师节，她都会收到已经毕业了的学生们送的鲜花，说是“师恩难忘”，惹得我对“教师”这个职业艳羡不已。二姐也一直是满满的幸福感、自豪感，对她的教师职业乐此不疲，一周四个晚上坐班夜自修也没听她抱怨一句。

十多年前的一个傍晚，二姐和姐夫偶然间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临海某乡镇的一对夫妻，双双同时遭遇车祸离世，留下了一双年幼的儿女。他俩唏嘘不已，第二天就买了礼物去探望这对姐弟。自此，与这对姐弟的缘分也开始了，在学习上在生活上，就如亲人般关心他们、帮助他们。现在，孩子们的外婆遇上什么烦心事，喜欢找二姐倾诉；弟弟放假了，也爱上二姐家住几晚。除了自己家里人，二姐从来没有与人提起过自己多了这门“亲戚”。

二姐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与她经常书信往来。她的同学很奇怪，怎么姐妹间有这么多话可说呢！他们哪知道，这人生路上，我文静、内敛的二姐一直如师如友携着我的手同行。

名家译作

重要时刻

（翻译家、华东师范大学法语教授）

何敬业

在网上看到纽约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写的短文，我译了出来：

我到了叫车地址，按了喇叭。等了几分钟后没应，我再次按响喇叭。由于这是我一天中的最后一单，我觉得自己不必再等吧，但最后我还是熄了火，然后走到门口敲了敲门。

“请稍等。”一个老人的声音回答。我听到有东西在地板上拖拉的声音。

又等待了很久，门开了。一位九十来岁的小个子老太太站在我面前。她穿着印花连衣裙和带面纱的帽子，像极了1940年代的电影人物。

她旁边是一个尼龙小手提箱。这所公寓房似乎已经多年没有人住了。所有的家具都套着罩单。墙上没有挂钟，柜子上没有小饰品或餐具。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纸板箱，里面装满了照片和玻璃器皿。

“你能把我的行李搬到车上吗？”她说。我把行李箱抬上车，然后回去帮助那位女士。

她挽着我的胳膊，我们慢慢地走到人行道边上。

她一直感谢我的好意。“没什么。”我告诉她，“我只是想用我对待母亲的方式对待我的乘客。”

“哦，你是个好孩子，”她说。当我们上车时，她给了我一个地址，然后问：“你能穿过市中心吗？”

“那要绕点路。”我回答。

“哦，我不介意。”她说。“我不着急。我去临终关怀中心。”

我看了看后视镜。她的眼睛闪着泪光。“我没有家人。”她用柔和的声音说。“医生说我活不了多久。”

我悄悄地按停了计价器。

“你想让我走哪条路？”我问她。

接着两个小时，我开车穿过整座城市。她给我指出了她曾经开过电梯的大楼。

我们的车又穿过她和丈夫新婚时住过的社区。她让我在一个家具仓库前停下来，说当时这里是她年轻时去跳过舞的舞厅。

有时，她会让我在某座建筑物或某个角落前放慢车速，她茫然若失的目光投向黑暗中，一言不发。

当太阳开始落到地平线时，她突然说：“我累了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”

我沉默地把车开到她给我的地址。那是一栋小楼，像一个小疗养院，门廊连着一条通道。

两名护士出门向出租车走来。他们非常细心地照顾着老太太的一举一动。显然，他们在等候她。

我打开后备箱，把小行李箱拎到门口。那位老太太已经坐在轮椅上了。

“我该付你多少钱？”她问，打开了她的钱包。

“不必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必须挣钱谋生呀。”她说道。

“还会有其他乘客的。”我回答，几乎不假思索地俯身给了她一个拥抱，她也紧紧地搂着我。

“你给了一位老太太一个快乐的时刻。”她说，“谢谢。”

我握了握她的手，转过身去。在我身后，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，那是生命结束的声音。

剩下的时间，我没有再拉任何乘客。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，沉思着。整个晚上，我几乎没有再说话。如果这个女人不得不和一个暴躁的，或者一个不耐烦和匆忙的司机打交道，会发生什么？如果我拒绝接单，或者按了几次喇叭后，没有等待就离开了，怎么办？

反复思量，我认为我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

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的生活应该围绕着高光的时刻。但是，重要的时刻往往是被我们忽视的一个个美好的瞬间。

美丽的思绪依然存在，文字却无能为力了。

茶言观摄

刚好遇到一束光

郑雅妮 摄

我们总喜欢光明，厌恶阴影，可谁想，明暗交界，光影重叠，它俩本是一体，这是用来描绘美的言语。

刚好遇到一束光，它让颜色变得立体，才生出这般那般的肌理，跃然纸上的不只是绯红的落日、蔚蓝的大海、耀眼的金山，也是翻滚的残阳、澎湃的潮水、锋利的山峰。

光是看得见颜色的光，影是描绘形状的影。

——作者絮语

涉笔成趣

娘家的龙舟

（国家一级作家，有趣的老太太）

钱国丹

龙舟鼓咚咚地响了，大人小孩的心都怦怦地跳了。

我说的龙舟，是指我娘家乐清柳市“象山郑”的龙舟。雕刻得非常精致的龙头龙尾，彩绘得五彩斑斓的龙身龙鳞。三十六个座位三十六把短桨，头尾各配长艄一把，还有司锣、司鼓、司旗各一人，共四十一人。

“长艄”是特别长的桨，并不划，只是架在船头船尾当舵用，有了长艄，龙舟才能稳稳地前进而不会因摇晃而影响了速度。

不是哪里的龙舟都有资格配置长艄的。“郑家湾”郑氏是大姓，他们的祖宗叫郑畋，十八岁会昌进士，历任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和司空平章事。《唐诗三百首》选了他的《马嵬坡》：

玄宗回马杨妃死，
云雨难忘日月新。
终是圣明天子事，
景阳宫井又何人。

郑畋原籍河南荥阳，致仕后，他的儿子隐居到乐清象山脚下。有这么个老祖宗在那里撑着，我们的龙舟自然比别处的高出一筹了。

别处的龙舟很渴望得到一支长艄。他们备好了香烛酒菜，把龙舟划进了郑家湾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拜谒仪式，认了郑家湾的龙舟为干爸。郑家湾人高兴了，就赐他们长艄一支——仅仅是一支而已，绝没有两支的，这就叫“级别”。但对方已经很满足了，带走这支长艄，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可以夸口下去。

持长艄的人，兼做“蹿龙头”工作。蹿龙头是高难度动作，首先得有极好的弹跳水平，当然也得有极好的平衡能力。他每一蹿都蹿得高高，这时龙舟已前进几米，他得计算好这个距离稳稳落下。蹿起，落下，再蹿起，再落下，和三十六支划桨配合得十分默契，让龙舟如虎添翼，飞快地向前射去。

我娘家多宽大的河流和浩淼的湖泊。否则，龙舟就难有用武之地。龙舟出行，有做独龙表演的，有双龙争强三龙斗胜的，更有群龙战得难舍难分的；比赛时，十条龙舟齐头并进，龙头昂得高高，龙尾潇洒飞扬。健儿们奋力地举桨落桨，动作整齐划一，掀起了惊涛骇浪，云绕雾缭得连人影也看不清了。两岸是人山人海，摇旗呐喊的，欢呼雀跃的，还有发痴发癫的。那种盛况，可以和奥运会激烈的竞技比赛相媲美。

有一年端午节我回娘家，车子到达柳市那条长百余米的公路桥上，忽然不动了。探头看看，桥面上是一溜长蛇般的车队。原来桥下的龙舟鏖战正酣，司机们停了车，乘客们都争先恐后地下车扑向桥栏杆，尤其是外地的客人，他们惊喜地欢呼着，庆幸自己遇上了这样盛大而壮观的场面。

每年过了春节，我们的龙舟就要从“龙舟屋”里被请了出来，进行一番仔细检修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嘛。农历四月，龙舟训练就开始了。下水的那天，锣鼓喧天，炮仗齐鸣，点香燃烛，祭拜天地，祭拜河神和龙王。有结婚、添丁，或考上大学等喜事的人家，都要扯上两丈红绸，给龙头龙尾披红挂彩，把龙舟打扮得喜气洋洋的，也给自己祈求快乐和吉祥。

划龙舟的都是精壮汉子，智力和膂力都十分了得。司鼓是总指挥。来不及出门的人，只听鼓点就知道龙舟们在干什么，咚，咚，咚咚，鼓声平淡，那龙舟只是在赶路。密密的一串长音，是龙舟转桨了——龙舟从不调头，只是转桨，健儿们一齐抬身，齐刷刷地转身一百八十度，齐刷刷地重新落座，龙尾朝前，逆向前进。鼓声越来激越，如马蹄，如急雨，我们就知是斗得如火如荼了，鼓声如狂飙，如雷霆，那就是我们的龙舟大获全胜了。

划龙舟是非常艰辛的运动，也是非常有趣的娱乐。我们的龙舟划到哪里，那里的村民就放起炮仗迎接，他们用几个三尺见方的大盘子，把酒菜、粽子、香烟等等送到河埠头来，犒劳我们村的健儿们。

司旗的人绝非寻常。那旗很大，旗杆很长，吃着风，在船头站立都困难。可是司旗的却能把旗帜打出花样，打得猎猎作响。他左边一划，右边一兜，那面旗比一支桨还管用，拨着龙舟向前蹿去。

农民们长年从事农业劳动，肩膀、腰板、四肢都久经磨炼，强壮得很，只有臀部薄弱。可龙舟恰恰是坐着划的，屁股磨损得厉害。那时候村子里没有药品，惟我家备有红汞、碘酒和紫药水。烂了屁股的邻居们都跑到我家，我用棉签蘸些药水一一递去，让他们把屁股涂得五颜六色。

豆腐佬阿三每天清晨挑着他的豆腐担子，走村串巷地叫卖豆腐。龙舟比赛的日子，他不走大路专走河岸小路了，我们村的龙舟划向哪里，阿三就跟到哪里。太阳很毒，他总是戴着一顶破草帽。听到有人喊买豆腐，他歇下担子，一边划拉方块，一边吹嘘我们的龙舟怎么怎么雄壮。可我们的龙舟也并非百战百胜，赢了，豆腐佬把草帽推到背后，扬起一张意满志得的脸；输了，他连豆腐也没心思卖了，把那顶破草帽扣得低低的，灰溜溜地回村来了。好像他就是龙舟，龙舟就是他，输了就没脸见江东父老了。所以，我们的龙舟这天在外胜败如何，只要看豆腐阿三的破草帽就知道了。

划龙舟时节，是村子里最和谐最团结的日子，哪怕恨得几年不说话的，哪怕刚刚打得头破血流的，只要上了龙舟便拼尽全力，同仇敌忾。男人在外头赛龙舟，女人自觉地做好后勤服务工作。大太阳烤的，热吧？一天到晚拼命划桨，累吧？争强斗狠，上火吧？还有那皮开肉绽的臀部，发炎吧？女人就在家熬绿豆汤，加了冰糖早早地放凉了，等丈夫、兄弟，或者是儿子们回家狠灌一气。

我们村许多房子临河而建。那一天，焕嫂正在窗下搅着一大锅波浪滚滚的绿豆汤，我们村的龙舟和邻村的龙舟拼上了，她的丈夫和两位弟弟都在船上，一个个拼上命去划，可两龙相持着不相上下。焕嫂那个着急啊，她一边挥舞着勺子，一边大声呐喊：加油！加油！再加油！龙舟划过去了，一大锅的绿豆汤，全被她泼到地上去了。

我们的龙舟，早就划出国门去了，并在国际龙舟大赛和全国龙舟大赛中屡屡获奖。不信，你去我们郑家湾看看？

军旅岁月

钟山牌手表

金时锋
（穿了一辈子制服）

一封加急电报摆我桌上。

正文五个字：“明日到泸父”。电报是按字数计费的，读着拗口，但能看懂，父亲明天来，那时我在四川泸州当兵。

父亲来队当然高兴，但来的不是时候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部队为落实毛主席“野营训练好”的指示，每年冬季用一个月时间千里拉练。父亲来队时，离部队出发只有一天，况且这一天有半天拉练预演，有半天物资准备。

电报发自陕西宝鸡，猜测父亲是出差顺路来，过宝鸡就是四川。我拿电报找宣传股黄副股长汇报，重大问题必须要报告的。黄副股长说，欢迎来，你收拾好个人物资就行，预演不用参加，陪爸一天，招待所我帮你联系。话不多，很温暖。

这一天在盼望中等待。到晚上七点多，营门口哨兵通知我接客人，我把父亲接到集体宿舍，拿出事先准备的干粮水果让他吃点。来看望的黄副股长说，旅途辛苦，喝点热汤吧！他叫一名干事上家属院去，让他爱人下一碗面条，特意交代不放辣椒多点汤。

他坐下陪我爸聊天，介绍我的情况和部队即将外出。我爸得知给我放假一天很感谢，但坚决不同意，说和儿子见个面就高兴，不能有任何影响。

晚上无人时，父亲说这次来给你带了块手表。这让我很惊喜。那时的手表，不是有钱就能买到，凭券购买，在所有券中，手表和自行车券最紧俏，因为嫁女娶媳妇能有一样就很体面。父亲说，正巧有个机会，单位一个同事的女儿南京大学读书，毕业后在南京成了家，帮买了块南京手表，价格40元。而上海表是120元，南京表因价格便宜很难买。

父亲把用别针别在内衣口袋里的手表掏出给我，沉甸甸，亮晶晶，表带是履带式的。表盘上有两个醒目汉字——“钟山”，采用的是毛主席“钟山风雨起苍黄”的手写体。“钟山”下面有一行汉语拼音，最下面是“中国南京”4个字。

第一次拥有手表的心情是多么激动，睡觉时我试着戴到手腕上，戴表的手始终放在胸前，生怕压着和磕着。在被窝里，时不时地把手表放到耳边倾听秒针的走动，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，“嘀嗒嘀嗒”声音听起来更加匀称而有力。我能想象手腕上有个手表是多么风光，有些人不是特意挽起袖子露出表带吗？那时候部队干部戴手表普遍，一提拔排长每月工资五十三元五角，买块手表没问题。而战士的津贴费第一年每月六元，第二年七元，第三年八元。假如你戴块手表，肯定是家里人买的。那么，每周一次的班务会，全班人会对你火力全开，什么“缺乏艰苦奋斗思想”“享乐主义”“资产阶级思想严重”，什么帽子都有。那时我正在积极争取入党，思来想去，这手表不能戴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把想法告诉父亲，父亲表扬我想得周到。他说，手表带来了不用带回，你包起来放好，退伍回来可以带。考虑到即将外出野营拉练，我把手表用手绢包好锁进了抽屉。

父亲在部队的一整天，上午团里的拉练预演，我照常参加，父亲跟着看热闹的群众看了整个过程。一个步兵团一二千人，轻重武器全副武装拉到忠山脚下的六中大操场，非常壮观。父亲说，很难得看到。下午，我先准备个人野外携带物资，剩点时间陪父亲在营区转了一圈。晚上，在招待所陪父亲聊天，不到十点，他就催我，快响熄灯号了，回去吧，明天还要行军呢。

第二天凌晨，为了保密和不扰民，从起床、吃饭到出发都没有号声。我相信父亲一定会在家属堆中为我送行。他离队时，我请留守的老乡送到车站，愿他返家途中一路平安。

手头有个喜欢的宝贝，就像找了个漂亮的女朋友，每个周末都想着要见面幽会。野外拉练归营以后，白天，手表还是锁在抽屉里，因为军队是统一号令没有个人支配的时间；夜晚，我总要拿出来看看，因为机关经常写稿子，看看加班到几点了。

有一次，我看手表无意中让同室的战友看到，我相信他不会去打“小报告”。但心里没底呀，就像《红楼梦》中的丫头司棋和表弟潘又安偷情幽会被鸳鸯撞上一样，鸳鸯讲“我横竖不告诉人，你放心”，司棋还是吓出病来。对组织隐瞒是个问题，我拿着表主动找黄副股长汇报，他把玩半天说，机关兵戴个几十元的手表没啥大惊小怪，你不戴是对的。黄副股长是我在军队最崇敬的人之一，给我很多帮助。我退休后在椒江有了房子，还专门请他两口子到台州来，玩得很高兴。

第二年，我提拔干部了，手表才堂堂正正戴到手腕上，公开示人。钟山牌手表陪伴我有七八年的光景，修理过两次，都不是机械原因，是因我使用不当造成。一次是洗衣服没取下进了水，表盘起一层雾，钟表师傅打开擦拭后就好了。还有一次不小心重重摔一跤，砸破了表盘，表也不走了，跑了几个钟表店都修不了，这手表在四川不普遍，没有配件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选送到南京的军校读书，特意带着这块摔坏的表。周末跑了几个地方都没人修，在新街口的一个钟表店，师傅说现在很少有人用这表了，花几十元钱修理不划算。我说，我修的是念想，这表承载了我太多的东西。

本报地址：台州市市府大道358号 邮编：318000 电话：办公室 88516003 广告：88516011 订户热线 88516333 印刷 本报印务公司 定价：每份1.5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台广证002号 本报法律顾问：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显根、李钟年、蔡辉强